

中 篇 小 说 卷

۱۲۸۵

作家出版社

扎西达娃文集

中 篇 小 说 卷

夏天酸溜溜的日子

১৮৭৭ চন্দ্রাবতী নদী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天酸溜溜的日子/扎西达娃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11

(扎西达娃文集)

ISBN 978 - 7 - 5063 - 5541 - 4

I. ①夏… II. ①扎…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5642 号

夏天酸溜溜的日子(3 册)

作者: 扎西达娃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40 千

印张: 16.5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541 - 4

总定价: 90.00 元 (全三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西藏，隐秘岁月	1
巴桑和她的弟妹们	38
夏天酸溜溜的日子	113
地 脂	172
野猫走过漫漫岁月	209

西藏，隐秘岁月

1910——1927

十二岁的达朗去屋后撒尿，有一只红头蓝羽的小鸟在他前面。他蹲下身，像只青蛙跃身扑去，小鸟从指缝溜掉又飞到 he 够不着的一块石头上，他又一跳，小鸟一直把他引到溪流边的瀑布口就飞了。他站在草地上往下一看，发现有人上廓康来。开始他不敢肯定是来廓康的，因为山脚下的坳口还有一条道岔到廓康背后的邦堆庄园。那人走进了峡谷，沿着飞溅起浪花的溪水往上攀来。达朗跑进屋把他所看到的告诉了大家。

全廓康的村民都跑出来站在溪边的草地上俯视来人。这里居住着两户人家，共六个人：旺美和他四十多岁脖子下垂着一颗大肉瘤的女人，儿子达朗和女儿穷拉；另一家是七十五岁的老人米玛和他忠实的老伴，他俩无儿无女，相依为命。大家站在那里，一声不吭，默默盯着来人。每次山下来人，总要带走廓康的一两户人家，到五年前，这里就没剩几户人家了。有一个叫洛嘎的漂亮姑娘死了父母，成天唱着歌起床，唱着歌放羊，唱着歌生气，连生病时的呻吟也像哼歌。她不论干什么都毫不在意地撩起裙子露出白白的大腿，挑逗得廓康的男人个个着了魔似的盯住她，连有了两个孩子的旺美也常常趁老婆睡得死沉时往洛嘎的空房跑。不过她不嫁任何人，大家知道她在等山下的什么人来接她。有一天，果然冒出一个全身裹着黑色皮毛的高大汉子，趁洛嘎在山上放羊时，他进屋把里面的食物全吃光了。大伙发现时，他躺在门槛下睡觉。把他摇醒问他从哪儿来，他不答应，只哼出几声尖细的吱呀声，比划着各种令人不解的手势。原来是个痴呆的哑巴，

大家没趣地散开了。洛嘎回来后当晚把平时不上门的门板抵死了，把那汉子留在了屋里同宿。人们只是半夜时听见她发出痛苦的尖叫，男人们愤愤不平提了棍子准备惩治那个高大的痴呆哑巴。过一会儿又听见她唱歌了，他们无可奈何关了门睡自己的觉。第二天，不知谁发现了哑巴身上穿的黑皮毛原来就是长在他身上的，他是坐在太阳下翻开肚子上的毛捉虱子时被人看见了红红的肚脐。年轻时当过猎人的米玛老人细细观察过，把自己得出的结论告诉了全体廓康人：这家伙根本不是哑巴，而是从深山跑出来的一只人黑。^①大家一听，吓得魂飞胆丧，纷纷钻进家堵死门，连声祈祷菩萨保佑。洛嘎也吓坏了，但她的魂已被那人黑掳走，无论怎样只有跟了他。当晚，她把几件衣物收拾好，带了些吃的，跟一家家死死关住门的邻居一一告别后，流泪唱着歌爬到了人黑背上，那人黑一手托住她，一手按着地三蹿两跳跃下廓康。大家看清了猴子般灵巧的动作，更确信他是人黑无疑，都为洛嘎姑娘前世造下的孽果而叹息。几个男人更是气得跺脚，但他们又斗不过那力大无穷的家伙，只好愤愤乱骂一通。不久又爬上一位宁玛^②教的高僧，扬言要在此隐居三年零三个月。早有几户人家纷纷来请他做自己奉养的福田。高僧巡视一番廓康边的荒坡，北边是哲拉山顶流下的溪水，东边是巉岩的峭壁，南边是峡谷间的远山，摇摇头说此处原来早有位得道的密宗大师在此修行，不可冒犯，说罢掉头下山。人们拽住他要问个明白，他回答说该明白的人心自明白，不该明白的人也就无需明白。当即有几个出家心切的男人舍家跟这位宁玛游方喇嘛做弟子下了山。前两年，又上来一个男人，衣衫褴褛，形骸放浪，疯疯癫癫，成天念着一种谁也听不懂的密咒。他住在寡妇加央卓嘎家，她男人就是跟了宁玛高僧下了山。不到三天男人又把加央卓嘎带走了。后来听说他是一位外道的持密修士，为了修“起尸法”，把加央卓嘎作为修法对象用各种方式折磨而死。在静修过程中，女尸舌头连吐出两次都未被咬住，第三次吐出时他用牙终于咬住了尸舌，但由于功夫不深，未能将舌尖一口咬下，那尸体反把他舌根连着气管以及肚里

① 人黑——即野人。

② 宁玛——西藏喇嘛教派的一种，意为红色古老，也称红教。

的肠子一起拉了出来，当场死亡。加央卓嘎因此起死回生，裹着雪白的氍毹走出密室去了江对面一个叫萨瓦曼娘顿的尼姑庙出家当了尼姑。前不久旺美去夏隆宗路过荣巴雅朗山口还特意代表全廓康的村民看望了她，并在萨瓦曼娘顿尼姑庙里奉献了供品。

来人是个木匠，叫次多吉，住在廓康山背后走半天路的邦堆庄园里。他刚从拉萨来，自称是旺美的胞弟，是受年迈的母亲嘱托来找哥哥的。旺美只知道自己是个弃儿，不知道母亲就住在邦堆，更不知道还有个弟弟，他打量着陌生人，狐疑地摇摇头。长着一脸络腮胡的次多吉把哥哥拉到一边，说出了他大腿根部有块章噶尔^①长的红色胎记这个秘密的特征后，他相信了。再说，细心的老婆发现哥儿俩眼珠都有点斜视，说话的时候也爱不自觉地微微耸起右肩，这下没什么可说的了。

廓康人围坐在旺美家，屋角火塘里熬着一大罐煮羊肉，飘发着阵阵诱人的肉香，大家盘腿一边喝碗里浮着一层淡薄的酥油花的清茶，一边听次多吉讲外面的见闻。次多吉接过米玛老人递来的牛角鼻烟壶，在大拇指甲盖和食指中间关节上抖出一撮烟末，擤了把鼻涕开始慢慢讲述：情况像下弦月一样黯淡，十三世圣僧大宝^②佛爷刚刚结束了五年多的流亡日子，回拉萨不到三个月又被川军赶到印度了。次多吉摇摇头，全廓康人也跟着摇头。他还谈了一路上各种离奇古怪的见闻，最后谈到他这次来是遵从母亲的心愿，她活不了多久，十分想念分离了四十多年的儿子，她当时并不是有意抛弃儿子，只是在逃难的路上一时眼花，背起妇女们放在一起的锥形柳条筐就跟着人们跑了。第二天才看清筐里装的是一个萝卜。因终日皈依三宝，积德行善，菩萨有眼，前几天神灵托梦告诉了她儿子的下落，这才打发小儿子次多吉照她梦中所指的方向和景象找到廓康来。再说，邦堆庄园的租地如果两年之内无人种，德贡仁钦管家会派人没收，并且照样支付各种捐税差役。

大家默不作声。明天，阳光从山坡背后升起，这里就只剩下一户

① 章噶尔——旧藏币。

② 圣僧大宝——对达赖喇嘛的尊称。

人家了。旺美的女人还没来得及把罐里的肉捞出来，米玛老人撑起身，心事重重离开了旺美家，跟着，老伴察香也站起身来。

这一夜，廓康山沟里显得异常寂静。黎明前一刻，万籁俱寂，一切声音都被哲拉山的重量压得死死的。

察香醒来时天还没亮，她感到身体有些异样，摸了自己的肚子，隆起了拳头大的一个包，她惊慌不安用脚蹬了睡在另一条薄垫上的米玛，米玛一夜思虑刚刚入睡被捅醒，他爬过来摸了摸，最后认定这症状表明老伴怀孕了。

“哪有的事？”察香似哭似笑地说，“你想想，我们在精力旺盛的年轻时没生下过孩子，在像成熟的果实般的中年时也没有过孩子，如今头发像海螺般花白、嘴里珍珠般的牙齿没剩下几颗，怎么会有孩子呢？”

“这里正是女人怀孕的地方，靠近右髀骨，那就是说一定是个女孩子。”米玛嚷嚷道。

“你怎么对女人的这些事知道得比我还多？”察香很恼火。

米玛并不理会，弓起身在昼夜不熄的小佛灯昏暗的照映下，数着墙上划的小白道：“喂，今天是供食的日子了，快准备吧。”

察香穿好衣服，开始生火熬茶。

山脊的遮挡，看不见东方微明，月光在溪水和草地下泛着亮光，察香提着把热乎乎的茶壶和一小羊皮口袋糌粑轻轻开了门，一股清晨寒冷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她悄悄走在一条隐隐可见的小道下，溪水挡住了去路，她看不清那上面间隔的几块墩石，便提起裙角，赤露的脚脖和小腿浸漫在刺骨透凉的溪水里哗哗走了过去。来到高大陡峭的岩石下，岩石壁下有个陶壶大的洞，她蹲下身，脸正好对着洞口，它被地上芜杂的荒草和盘缠在岩石根下的藤蔓所遮掩，平时很难发现。察香撩开杂草藤条，伸手轻轻取出一只空茶壶和一只空瘪的糌粑皮囊袋，把满满一壶热茶和胀鼓鼓的皮囊袋伸进洞里，里面台上垫着厚布。东西放进去无声无息，为的是不打扰在里面隐居修行的大师。这一切完毕后，她重新合上草叶藤条，不留痕迹，退出几步，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双手合在胸前喃喃祈祷了一番六字真言，这个时候，那边旺美家也有了起床的动静，一股浓浓的炊烟向四处弥漫，整个房子

罩在了白色的烟雾中。

次多吉醒来闷闷不乐，他对自己做的梦怀有一种负罪感，他羞于告诉旺美，吃完早饭后还是忍不住告诉了他。

“这，没什么，我也常做这种梦，梦见自己啃一间房里的柱子，廓康的人都做这种梦。”旺美不以为然，他正紧张地收拾迁居的东西。

次多吉梦见自己啃吃一只丰满的大腿，它像是次多吉在隆子宗一个开酒店的情人的，又像是小时候他家中那个爱打瞌睡的姨妈的。如此说来，这里必定是一个饿鬼之乡，难怪没剩几户人家。他想。

旺美一家在中午太阳往西偏移时离开此地了，大家把储藏的最后一罐淡酒盛在碗里，每人右手无名指尖在酒里蘸三下，朝空中弹开，表示平安吉祥和祝福，旺美的女人把所有能带走的小杂货扎成一个硕大的包袱背在身后，她脸上几道泪痕，眼睛红肿，像是伤心大哭过一阵。次多吉头上顶着几对磨得露出了麦秆片的垫子，一手夹着一把矮桌；小女儿赶着十几只羊，旺美最后出来，他抱着被灌醉了酒睡得正香的儿子达朗交给米玛：“这是我们全家的心意，这孩子，就当一只小狗陪你们两个孤单的老人做伴吧，他好养大，有一点残茶剩饭扔给他吃就行。”

“这……”旺美是重情义的汉子，为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将爱子当做薄礼奉送。米玛老人想起早晨察香身体出现的征兆，不好收下孩子。但是难道他能开口对旺美说不久我们就会有自己的孩子了吗？她已是快七十岁的老太婆了，谁会相信呢？

旺美一家走了两个时辰才在山底的那片沙丘地带拐过了山弯，一路上，旺美一家人都像喝醉了酒一样脚底不稳，不时歪歪倒倒，次多吉头上的薄垫也滚到山脚，老人站在瀑布边高喊小心慢走，旺美刚转身要挥手，又跌了一个跟头。

达朗一觉醒来，发现不是躺在家里，两个老人满是皱纹的鼻尖几乎要挨着他脸颊死死盯住他。

“我爸爸呢？”他问。

老人直起身互相对视不知该怎样回答。

“他们把我留在廓康了，是吗？”他委屈地叫喊了一声，从老人

的胳肢窝下飞逃出了门。

次仁吉姆是在察香怀孕两个月之后出生的，降生的那天，天空降下一场甘露般的雨水，洒落在帕布乃岗山区河谷平原正灌浆的麦田，接着天边又出现一道七色彩虹，这一切都是吉祥的征兆。四天后，两个老人在没有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前来祝贺的情况下，为孩子做了清除污浊的礼仪，用指头捏一点糌粑放在次仁吉姆的额头上，并在门前堆了一堆小石子，在石堆旁燃烧起香草松枝，然后用酥油在次仁吉姆的脸上、额头和茸茸的胎发上亮亮地抹了一层，把她放在太阳下晒着，年迈的父母这时也坐在门前墙根下在炎热的阳光下打起瞌睡来。米玛不知什么时候被吵醒，他看见达朗那孩子正抱起躺在草地上还不会说话的次仁吉姆逗着她玩，脏黑的手指捅捅她红嫩嫩的脸窝，嘴里反复嚷嚷道：“你长大了要做我的女人。”一见两个老人醒来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便放下次仁吉姆，像只偷食的小猫三蹦两跳跑掉了。他俩知道达朗没有下山追赶迁居到邦堆的家人，他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生活，但这一带再没有别的人家，他们不知道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是怎样生活的。

就在旺美一家离开的第二天，米玛开门便发现廓康一夜之间变得荒荒萧疏，像一座多年没有人住的空荡荡死沉沉的村庄，到处残壁颓垣。旺美家的门前挂满了陈年的灰蒙蒙的蜘蛛网。门框绽开许多裂纹，像一根根难以支撑的朽木。压着草坯木棍和硬土的屋顶中间陷塌下一块，许多老鼠从屋里、窗栏上爬来爬去。但是当天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些以前只是在哲拉山背后那一片灌木丛深沟里栖息的一大群小脑袋、浑身滚圆、动作笨拙的贝母鸡拖着莹蓝的长尾巴高高地飞到廓康来了，它们大模大样互相咯咯地召唤着在这些空无人迹的废墟里寻找粮食。接着又从山坡上蹿来几只战战兢兢竖起警觉耳朵的灰色和浅栗色的野兔，又从高高的岩石上左右敏捷地蹦跳出两只獐子，它们身上发出强烈刺鼻的麝香味道，眼神如同初恋少女似的羞怯与温柔，走到清澈的溪水边，深深嗅了几下廓康神秘的气味，昂起的脖子又如同公主般的傲慢。从此，每天太阳刚刚出山和下山的时候，廓康便成了这些动物安全饮水的地方。

次仁吉姆长到两岁便显示出了种种与凡人不同的迹象，她没事就

蹲在地上划着各种深奥的沙盘。米玛不知女儿划的就是关于人世间生死轮回的图盘。刚会走路就会跳一种步法几乎没有规律的舞，她在沙地上踩下的一个个脚印正好成为一幅天空的星宿排列图，米玛同样不知道这是一种在全西藏早已失传的格鲁金刚神舞，她从“一楞金刚”渐渐跳到了“五楞金刚”。但是这一切显示出诸神化身的迹象很快被来到廓康的陌生人所冲没，种种叫人惊奇不已的显示变得无踪无影。她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山区女孩。

那天，察香开门去溪边汲水，发现从岩石下冒出一个人头，为首的一个模样奇特，嘴上一撮胡子，脸上的皮肤又白又红。她扔掉水桶大叫一声慌忙跑进屋死死抵住门，歇斯底里高喊碰见了魔鬼。米玛问是不是又爬上来一只人黑？比那更可怕，察香的脸也像魔鬼一样可怕地说，它长着红头发。俩人抱着次仁吉姆跪在屋里土台上供奉着的几尊古旧的铜佛像前声音颤抖地连连祷告，请求大慈大悲的菩萨保佑，驱除这群魔鬼，别让它们闯进来残杀无辜的生命。这时，怀中的次仁吉姆拼命地哭叫起来，一个劲向外挣脱。外面有人说话，用尊敬的语言请求主人出来迎接辛劳的旅人，这种敬语是米玛年轻时去夏隆宗向宗本老爷送去两张火狐皮时听见那些贵族互相言谈中所吐露出的。米玛将门开了条缝，那岩石上的确坐着一个红发鬼，他衣着奇特，背一个沉重的囊袋，弯下腰，双手按在分开的大腿上喘息，那样子显得非常疲倦。边上还站着几个赤脚的藏人，也背着很多东西，过一会儿又爬上一个跟红发鬼模样相似的人，他俩叽里咕噜说了一遍，后者显得有气无力，刚爬过岩石便倒在草地上痛苦地摇摇头，为首的红发鬼弯下腰拍了拍另一个的脸。见门开了条缝，便用一口纯熟流利的藏话招呼米玛，边走了过来。大约一个时辰，廓康的人才渐渐消除了恐惧和警觉，这俩人告诉老人，他们是英国人，不是什么魔鬼，是为考察雅鲁藏布江最终流向何方，沿路来到帕布乃岗山区。他的同伴病了，走在山脚不见前面的村庄，用望远镜发现了隐藏在半山峡谷中的廓康，决定爬上来休息一夜。那几个藏人则是服劳役的差民，英国人拿出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活佛的照片给廓康人看。米玛接过照片半信半疑，他不太相信这两个不知哪儿钻出的英国人能够把圣僧大宝的影子随身带着。当那个英国人递给他一架双筒望远镜，让他举在眼前

往南边山下广阔的江面和遥远的群山眺望时，米玛的心一下收紧了，那些景象一下跑到了他的跟前，连江面一只牛皮船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半张着蠕动的嘴唇将那架颇有分量黑乎乎的望远镜惶惶不安地还给了英国人，相信了这些人也有自己的法术。察香便为他们做饭烧茶，米玛还发现了他们眼睛的颜色很怪，一个人是蓝色的，另一个人是灰色的。吃饭的时候，英国人问起这一带的地貌情况。米玛竭力想使他们满意，振奋起精神，滔滔不绝讲起自己年轻时自由的狩猎生活。英国人听着直皱眉头，他们不再问什么，饭后给了米玛几枚章噶尔。米玛摇摇头，他想要英国人的一件衣服，英国人困窘一阵，最后还是从背囊里翻出一件半新的绿色咔叽军便服给了他。那些平时惯例来廓康饮水的贝母鸡、野兔和獐子凭着动物异乎寻常的本能嗅到了什么，始终没有飞到廓康溪水边的草地上来，只是在百米之外的乱石缝里叫唤着，英国人很有兴趣地观赏一阵，他摸出一把大号左轮手枪瞄了半天，总算没有放枪。另一个生病的英国人被抬到了旺美原先的破房里，跟随的藏人用块布在溪水里打湿后放在他额头上，看那样子活不过这个晚上，心肠慈善的察香便在佛像前跪下做了一番长时间的祈祷。另外那个身体健壮的英国人正坐在火塘边写什么东西时，忽然脑袋上挨了一颗石头，抬眼一看，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从岩石上冒出机灵的小脑袋，英国人问米玛是他的孩子吗？米玛摇头。英国人便愤怒了，举起枪便放了两声，米玛大吃一惊，英国人笑笑，说他不过是用枪声把这个讨厌的小家伙赶走。第二天那个昏沉沉的英国人没事了，根本看不出生过一场大病。他们临走时才注意到像小动物般在大人腿下钻来钻去的次仁吉姆。病愈的英国人抱起了次仁吉姆，面有难色地看了看她那肮脏的小脸蛋，最后还是在她的右脸颊上吻了一下。这一吻，使得次仁吉姆像被什么扎疼了似的嚎啕大哭，捂着脸在草地上打滚。一行人离开了廓康，攀下并不险陡的岩石走进深谷时，米玛发现他们不时地摔跟头，有时连人带包滚下好长一截爬不起来，十分狼狈，米玛这才明白，凡是从廓康离开后不再上来的人下山都会摔跟头。旺美一家也是摔跟头下山的，他们不会再来看望老邻居了。

这两个英国人一个是F·M·贝利中校，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随荣赫鹏远征军入藏，后任英印驻西藏春丕和江孜的贸易代表，

四十年后，写出《中国——西藏——阿萨姆》和《无护照西藏之行》等书；另一位是他的助手 H·T·摩斯赫德上尉，在几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以勘测斯匹兹卑尔根群岛^①，而闻名于欧洲，后来在缅甸遇害。

次仁吉姆自从被 H·T·摩斯赫德上尉吻过一下后，右脸隆起了一块红肿，被那钢针般粗硬的胡子扎出了几个小眼不停地流淌着脓液，米玛气得对那个英国人破口大骂。察香行动不便地爬到岩石下不知从哪儿拔来一些草叶在石头上捣碎后拌着唾沫涂在女儿的脸上，并日夜祈祷，三天之后次仁吉姆脸上的红肿消失了，但是从此她的目光不再像以前那样透射着神明的聪慧，也不会再划沙盘，更不用说跳那神秘的金刚舞，总之体现在她身上的种种度母化身的迹象从那以后全然消失。只是脸上永远印着几粒浅浅的黑痣。

次仁吉姆刚刚进入青春期就有一种洗浴狂，每隔几天便脱光上身跪在山顶流下来的洁净的雪水边洗自己头发和身体，如果几天不让她洗她便扯住头发、衣服痛苦地呻吟说浑身奇痒难忍，任凭母亲察香用什么药料涂抹在她身上也不管用，只有冰凉的水浇在她身上才感到很舒服。自从胸脯上渐渐隆起了一对结实浑圆的乳房，有一次她无意间手臂触摸到乳头，以后她总要忍不住去抚摸这块恼人而又快乐的地方。忽然一双粗糙的大手从她腰两边伸上来，像钳子般的指头夹住了她乳头。回头一看，又是那个美男子达朗。她感到揪心地酥麻，软绵绵闭上了眼。达朗常常在她洗澡时从她身后蹿出来搂她，他二十七八岁了，蓬头垢面，十几年来在深山里的独居生活，使他变得行动异常敏捷，谁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常常来勾引次仁吉姆，每逢这个时候，老得像干木条的察香总要在门缝里恶狠狠地监视女儿，发出一声悲哀的嚎叫，达朗一听见这声音就像听见了什么诅咒一样沮丧地逃开。事后女儿会受到严厉的责备。次仁吉姆渐渐长成了一个美貌的姑娘，而衣裙愈发的破烂，从衣衫里露出的皮肉使得米玛成天不好意思抬起眼睛，总像是在寻找地上的蚂蚁。他受不了这光景，终于翻出十几年前英国人留下的绿色军便服扔给女儿。次仁吉姆新奇地穿到

^① 斯匹兹卑尔根群岛——北冰洋上群岛。在北欧巴伦支海和格陵兰海之间。

身上，这衣服像有什么法术，次仁吉姆身上不再奇痒难忍，再不去溪边洗澡，并且一直穿到死都没脱下来过。

每隔一个月，年迈的父母便向岩石脚下那个被草叶枝藤遮掩的小黑洞里给隐居修行的大师送食物，次仁吉姆早已看会了每次灌多少茶水，添多少糌粑，怎样不发出一点声响地在洞边，取出空茶壶和皮囊袋再送进新的。

“他在里面住了多久？”她问。

“只有菩萨知道。”母亲回答，“四十多年前我们搬到廓康时，刚有一位老人去世，据说他就在这儿向大师供奉了一辈子。”

“他为什么不出来？”

“呸！”女儿挨了一脸母亲吐出的唾沫。

“你可不能怀疑这位僧人的存在。”父亲在旁解释，“他的灵魂常常随意离开身体从小洞里飞出来，在世间漫游。如果你在山上看见一只鸟、一匹马，如果你看见从你面前刮走的一阵小旋风什么的，都可能是大师种种化身的显灵，万万不可伤害一切生灵。”

这是次仁吉姆五岁时与老人的一次迷惘的谈话。从此，她知道该怎样保守小洞里的秘密，不可让外人知道，父母一再叮咛。并且，次仁吉姆也确信了大师的存在，因为母亲常常送完茶饭回来后激动不已地告诉丈夫：大师问话了，有时问小溪的水是不是变得浑浊些了？今天是否有只大鹰从天空飞过等等一些看来无关紧要的话。

次仁吉姆常常抱着一只愿意在她怀里小憩一阵的贝母鸡或抚摸一只变得驯服的野兔发呆，她知道一旦父母去世，达朗就会从岩石后突然蹦出来娶她做妻子。他十几年一直像鬼神般出没在附近，就是在顽强地等待着那一天。但是米玛自有打算，他知道自己在人世间的日子不多了，与老伴商量后，在一个黑魆魆的夜晚，拉着次仁吉姆全家跪倒在岩石小黑洞前的草地上，父母一遍遍轮番喃喃祷告祈求神秘的大师对女儿出家为尼进行受戒加持。在此之前跟女儿说定了，如果洞里没有一点动静，那么在他们之后，次仁吉姆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此刻静悄悄的，这种异常的宁静使人觉得随时会爆发出奇迹。果然，正当外面的人缓缓垂下了绝望的头颅时，一缕隐隐的白色从洞里

飘然而出，一条纯白的阿西哈达^①轻盈盈挂在了次仁吉姆的脖子上。米玛见此，紧紧揪住胸口连声颤抖地说：“看哪，这真是吉祥的奇迹，这难道不正是僧师赐予的灌顶加持吗？”次仁吉姆像被电击般昏倒在地。她被母亲用凉水浇醒后，浑身无力地被扶进了屋里。当晚，在昏暗的油灯下，父亲用一把年代已久而刀口锋利的腰刀，在她头上浸了水，削去了她马兰草般乌黑油亮的长发。到了深夜，米玛气数已尽，临死前忽然发出一声惨叫：“三宝佛法僧啊，我爱女次仁吉姆在我之后继续供养你，莫非是我米玛今生未能积满二资粮^②所应得的报应？”说完便挺直了身体，察香的星相本该再活七年，听丈夫临死前这一番呐喊，便在惊厥与悲愤中与丈夫同逝。察香享年八十八岁，因生前积德行善，皈依三宝，戒除了女人天生所具有的“五毒”^③，功德圆满。在洞中隐居的高僧默默为其超度亡魂时，出现脑门突然破裂、脑浆飞进出来的神迹。察香的灵魂从头颅里飞出升向了天界，随后尸体自动被抬起飘出门外，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托向哲拉山的一块奇峰上，在那里早已密集着一群老鹰。米玛终年九十二岁，他的尸体飘出门外后，则沉重地坠入山脚，落到了雅鲁藏布江中。

现在，达朗像只雄鹰高高站在岩石上，一言不发默默地等待次仁吉姆从屋里出来，一直等了三个时辰，毒辣的太阳晒得他汗水糊满了眼睛和胸膛，他一动不动铁铮铮地站立着。最后次仁吉姆低垂着头慢慢走出来，手中端着一尊铜佛像，站在门前不敢抬头望他，当达朗看清她渗冒着斑斑红色血珠的光脑袋和拿在手中的佛像以及系在脖子上雪白耀眼的哈达，他一下子伤心地哭出声来，仰起脖子对空中使出全身的力气，长长地叫出一声毛骨悚然的哀嚎，把十八年一肚子的艰辛与漫漫期待的破灭全部发泄出来。

一八七七年的某一天，四十二岁的猎人米玛爬上一座叫桑扎普的山顶狩猎，前面是一片斜坡草滩，背后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几只火球般的狐狸从远处的草滩出现了，很快就会来到离他不远的一条溪边饮水，他肚子忽然一阵鼓胀绞痛，忍不住要解大便。晨风正从背后吹

① 阿西哈达——为一种质地名贵的哈达。

② 二资粮——指佛教中的福德与智慧资粮。

③ 五毒——即贪心，愤怒，愚痴，骄娇，嫉妒。

来，猎人知道狐狸嗅觉非常灵敏，为了不让粪便的气味飘到前方，他悄悄离开原来的位置，挨到令人目眩的崖边，撩起后衣摆，双手小心抓住石缝里伸出的高寒植物树枝，整个身子悬在半空，一憋劲，一股体内的秽物滑脱喷泄而出。但那东西高高地坠入深渊没有发出任何微小的回声，使米玛顿时产生一种空荡荡不踏实的感觉，他悄悄赶回原来的位置。这时，那几只浑身红火的狐狸正冲着他奔来，它们舒展着一双柔软的爪子纵身前扑，身体腾空而起，跟着富有弹性的后腿紧紧收贴在腹部朝前轻轻落在地又高高地跃起，全身茸茸的皮毛随着身体的起伏在风中柔曼地飘逸。那根粗粗的长尾巴在身后左右摆扫，它们奔跑的姿势像优美的舞姿令人如痴如醉，心花怒放，狐狸们来到溪水前并不急于探头饮水，这种静止的状态正是猎人开枪的最佳时刻，它们一阵亲昵的嬉闹，互相原地追逐扑滚一番，发出尖细的欢叫声。米玛心烦意乱，脑子里总有个甩不掉的怪念头在缠绕，那堆粪便在轻悠悠地往下坠呀坠呀，却永远坠不到地上，这个念头破坏了一个熟练的猎人镇静机警的本能，他失去了耐性，紧张地握着火铳枪托，狐狸不肯安宁的身影像一道道火焰上下飞滚，搅得米玛眼花缭乱，他勾动了扳机。

一阵尖厉的呼啸声撕裂了空气，飞速划破一道长长的口子传向远方，狐狸们本能地贴下身，立刻后腿一蹬，把地上的草屑都高高掀了起来，拖着大尾巴像闪电般身体贴着草地，眨眼就变成遥远的小点，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草滩的地平线上。这时，山谷对面传来长时间沉闷的回声，像山神发出的一声威严的叹息。

一切又恢复到刚才的静寂。

米玛失望地拖着枪起身向草滩小溪走去，唾手可得的猎物转眼间像梦一样无踪无影，这个经验富足的猎人还是头一次碰到，这里面总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他实在想不通。

他坐在溪边，愣愣地望着草地上清早沾在草叶尖上的露珠被狐狸们嬉戏时压出的一片颜色变深了的湿痕，他宽厚的巴掌摸摸上面，仿佛感觉到了狐狸身体下的余温，他扇扇鼻孔，空气中还弥留着他所熟悉的那股腥臊味。他忽然在旁边的一堆乱石上看见一只狐狸的脑袋，本能地举枪瞄准。幻觉消失后，才看清那块巨石上原来刻着一尊菩萨

的浮雕像，在岁月的风吹日晒下面目已模糊不清。他走去细细观看，心里哆嗦起来，菩萨的心脏部位有一处被硝烟熏黑的弹痕，他沾了下面上的黑粉凑到鼻子下，分明嗅到一股辛辣的火药味，他一下瘫坐在地上，心里顿时咯噔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腹部一下把整个胸腔填塞满了。

米玛因为那个早晨闯下两个大祸，一是枪击菩萨雕像，一是从崖石上泄出的粪便落到了山底下，一个正在闭目静坐的僧人头上，他原先住的村庄遭到了山石崩塌的灭顶之灾。幸亏他早有准备，半夜听见山顶发出了异样的隆隆声，把早已准备好的一点钱财和食物塞到女人察香手中，自己身背年迈多病的老母亲摸黑逃命，向村外那片平坦的河岸边逃去。到天亮，母亲已硬挺挺死去，他知道这是应得的报应，默默地为母亲清洗身体时，从空中飘来一块布片落在母亲干瘪的胸脯上，他捡来一看，是张偈语，也没给妻子看，将母亲身子洗过后，面对天空跪下，默默念诵了七七四十九遍六字真言，将母亲的遗体投入江中，又对着顺水飘逝的母亲祈祷一番，最后拉着妻子，照偈语中所指示的走到哲拉山一条坳里，然后攀上流着瀑布的峡谷来到僻静的廓康。这时廓康正有一位年岁已高的老人刚刚去世，米玛加入了廓康人为老人送葬的行列，以后便在此定居下来。

1929——1950

哲拉山位于帕布乃岗山区南部，是一座海拔五千三百米的巨大的锥形平顶山，重峦叠嶂，沟壑纵横，山势崎岖不平，夏季的几场暴雨冲刷着贫瘠的土地，裹走泥土，只剩下一堆乱石和道道断崖裂缝，地里的庄稼像长了癣的老牛身上的毛，稀稀落落，东倒西歪。周围的群山在古老的雅鲁藏布江边绵延不断，高低起伏伸展下去。哲拉山顶是一片浩瀚无垠、静默荒凉的大平原，光秃秃地一望无尽，地上布满着坚硬的土块和碎石，平原的一侧紧挨另一座叫嘎荣的雪峰，融化的雪水沿峰座下的浅沟从平原边缘的豁口流下，穿过深谷半山里的幽静的廓康飞跃到山脚，然后缓缓淌过江岸边那倾斜的沙丘地带汇入江水中。平原另一侧是望不见底的深渊，邦堆庄园就在悬崖下面。旁边不